

爱穿人字拖的罗汉

邵晓峰



罗汉图(国画) 117.4×56厘米 南宋 刘松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罗汉图像在中晚唐兴起，盛行于五代宋元，传承至明清时期，至今仍深受人们喜爱。罗汉图像在宋代盛极一时，不但文人、贵族喜欢欣赏，商人们勤于供养，而且画家们也乐意创作，因此从十六罗汉，到十八罗汉，到五百罗汉，均有诸多描绘。罗汉图像的鼎盛期以两宋最为突出，至今在日本还藏有许多宋代罗汉图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南宋刘松年所绘的《罗汉图》，此画为绢本设色，纵56厘米，横117.4厘米。所绘罗汉具有头光，面相怪异，表情幽默。他身披袈裟，上面的纹饰被描绘得细致入微，其装饰样式与刘松年的另一幅罗汉画《猿猴献果图》如出一辙。罗汉双手持杖，惬意地坐于屏风前的藤墩之上。引人注意的是，他竟然光脚穿着一双“人字拖”。

人字拖，即平底人字拖鞋，也叫“夹趾拖鞋”，在当今十分流行。单听其踢踢踏踏的发音与节奏，就已传达了随意、轻松、自在与任性。当代，将人字拖发扬光大的要算日本和巴西了，因为日本有典型的木屐式人字拖，巴西则有舒适的胶质式人字拖，均名满天下。人字拖的结构虽简单，但有诸多设计与搭配的可能性，因此这种充满自由精神和随性感觉的鞋款受到设计师们的欢迎，被应用于各种时装表演中。人字拖还是

当下最充满争议的话题之一：商家们倡导穿“人字拖”会让脚踝、小腿和大腿变得匀称，会对腿部健美起到妙不可言的作用；医生们则宣称穿“人字拖”有害健康，会引起关节疼痛、脚踝扭伤等一系列脚部问题。争论虽在，但未有定论，至今的时尚达人仍以穿人字拖为荣。例如当代歌坛天后王菲无论冬夏都爱穿人字拖，被人们称为传承人字拖时尚的明星。

图中罗汉所穿的人字拖简洁精美，具有三根红色系带，其最高端嵌了一颗宝石，宝石周边镶有花边。人字拖的鞋底设计成多重弧形，十分合脚。它堪称史上最早的描绘精致细腻的人字拖图像。

罗汉面前绘有一位弯腰仰首的年轻僧人，手持经书，似乎在向罗汉请教，神态谦恭。而罗汉则在沉思，好像正在思考如何回答僧侣的问题。年轻人带袜穿着一双编织得较为精致的草鞋，这双草鞋与罗汉的人字拖构成鲜明的艺术对比。

南宋时出仕广西的官员周去非（1135—1189）是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岭外代答》中的《皮履》中，记载了交趾（今越南）人穿的两种皮拖鞋：一种是以皮为底，中间有一个一寸多长、带骨朵头的小柱，用脚趾夹住行走；另一种具有十字形的红皮，倒置其三头安在皮鞋底

上，脚穿起来可以行走。他认为这些皮拖鞋的形状，和当时画中的罗汉穿的一样。还认为这种拖鞋是闲居时所穿，交趾地近西方，其服饰已似之。周去非还在此书《故临国》中描写故临国（与当时的阿拉伯帝国相邻）人也穿着红皮拖鞋，也和画中罗汉所穿的一样。

在宋代美术史上，的确如周去非所述，这一时期的许多罗汉图像中的罗汉均穿着人字拖。例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十幅南宋金大受所画的《十六罗汉图》，其中的数位罗汉均穿人字拖，甚至有两位罗汉的侍者也穿着人字拖。画家们在表现罗汉时，热衷于让他们穿着人字拖，看起来十分休闲，说明宋人心目中的罗汉是悠游自在、淡定自如的。

宋代的苏东坡、黄山谷、秦少游等文人们莫不爱好罗汉画，在罗汉画上题赞更成为时尚，后世文人争相仿效。从题赞内容来看，这一时期已不再热衷于考证罗汉的生平史实，也不在于顶礼膜拜，而是倾心于那种具无量神通、又能清静自持、任性自然的本色。这种风尚既是受到当时盛行的禅学的影响，也受益于魏晋以来的道家思想，脱离了宗教的肃穆性，融入了生活的鲜活性。因此，画家刘松年能对罗汉做这样生动的艺术刻画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语境与社会生活特征的。

父亲与“牛”的翰墨缘

■ 李小小

“寄情”“师牛堂”是父亲常用的二方印章，“师牛堂”也是他晚年的画室堂号，这里面含润着父亲画牛两种心境。“寄情”表达了他生命和艺术中始终保持的淳朴浪漫的天性，还有对田园乡土生活、人与自然和谐境界的向往；“师牛”则成为父亲经历的时代沧桑及艺术实践过程中所敬畏和坚持的一种精神。“牛”成为他绘画的重要内容始于上世纪40年代初的四川重庆沙坪坝，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父亲住的农舍与牛棚相邻，国难与窗外蜀中水牛早出晚归的田园风景之间的强烈对比，更增添了他对乡土的热爱、对和平的期盼，从此，父亲开始大量画牛。郭沫若曾为父亲的作品撰写了《水牛赞》，牛被誉为“国兽”，象征着坚持抗争的民族精神。鲁迅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所制“孺子牛”印章也是他最常使用的，尤其在赠送友人的作品上也多题“俯首甘为孺子牛”并加盖此印，“孺子牛”表达了他愿为真善美俯首的人生态度。画牛已成为父亲心性与人情的宣泄，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父亲晚年多次画的题材“五牛图”中题有“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生劳瘁，事而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皮毛骨角无不用，形容无华，气宇轩宏。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倦写之”，其中“足不踏空”正是他的人生观与艺术态度的写照，与“实者慧”一样成为他人生感悟的铭志。父亲画牛更多是表现他纯真浪漫带有幽默的天性。他早期画牛以线为主，潇洒、写意，喜欢表现牧童嬉水、牧童戏鸟等题材，如田园牧歌，充满了文人气息。父亲拜齐白石为师后，在老人身边深深感悟到了笔墨表现的真谛，有鉴于老师能敏感而大胆地抓住生活中的新鲜感受，以特殊性的笔墨表现其韵味。白石老人艺术的创造性给了父亲很多启示，在父亲画的牛里可以看到他从老师画的虾、蟹中吸收到简洁笔墨的韵味，画牛的意境绝不简单承袭古人，而是把更个人化的新鲜感受汇集到画面中。

牛的题材虽有单一性，可父亲总会出其不意地表现出不同境界与看点。例如，《牧韵图》中，他表现了盛夏时分，浓荫树下，牧童甩掉鞋子，躺在树下吹笛，牛伴着笛声酣睡，一片和谐惬意的场景；《秋风吹下红雨来》中则描绘了秋天落叶中牧童在牛背上追逐的画面，灿烂生动；80年代创作的《林茂鸟竞归》描写的是牧童在归途仰望着成群的鸟盘旋着要回到浓郁的树林里栖息的情景，寓意祖国的强大定会吸引大批海外学子归来。他在抓住题材、内容丰富性的同时，不断锤炼笔墨表现的单纯性、整体性、书写性和写意性，以增强画的感染力。

传统有“翰墨缘”之说，画牛也成为父亲与友人交往的纽带。记得父亲老友力群的儿子郝明要去香港求职，临走时来家里告别，父亲为他画了一幅牛，郝明希望为他题上款，父亲说：“不要了吧，万一哪天有困难要卖没上款更容易。”1972年，著名旅美记者赵浩生在离开大陆多年后重返祖国，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回国的起因：“去国二十多年后，是一部电影和一张画，撩起压在我心底的无限乡

思。这部电影是1971年夏我在巴黎看到报道河南林县修水利的《红旗渠》；这幅画是1972年我在香港买的李可染的《牧牛图》。”赵浩生回国后做了“李可染、吴作人谈齐白石”的深度采访，发表于香港《七十年代》，这件事也使人感到水墨寄情的力量。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希望父亲能用中国画加以表现他的科研成果“核子对撞产生新的能量”，父亲为他画了斗牛，题“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李政道十分欣喜，感到父亲将

无法看见又难以表达的物理现象用单纯生动的艺术形象智慧地表现了出来，这一合作让科学家与艺术家也深深结缘在一起……

2012年以“临风听蝉”为题，举办李可染画牛的专题展，老友黄顺民带来父亲为他画的一幅册页参展，当我看到画中简洁空灵的牛与牧童时，几乎掉下泪来，仿佛又见到了父亲，“炉火纯青”四个字从心中涌出，我想“炉火纯青”作品的背后必然凝聚着艺术家呕心沥血的艰辛探寻与真情。



陡地秋风起(国画) 69×55厘米 1987年 李可染



孺子牛(国画) 50.5×45.5厘米 1981年 李可染

皇城根下的平淡与冲和——盛鸣及其山水画

■ 施晓琴



山中一夜雨(国画) 盛鸣

日前，有幸与盛鸣先生在北京什刹海边展开了一次关于艺术的对话，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他继承中国画优秀传统的执着追求外，还有他身上那股平淡冲和、“不争”的文人书卷气。这来自于其多年皇城根下的耳濡目染，与他幽默、豪爽的北方性格却也无半点冲突。古人说“画如其人”“笔格高下，亦如人品”，再看盛鸣的山水画，确乎如此。

如果说倪瓒平淡天真、笔简意远的绘画风格与他洁癖到骨子里的性格浑然天成，文徵明笔下笔墨精锐、细腻秀雅的文人山水画脱不开他谨慎庄重的个性与苏州的文化土壤以及多年为官的经历，那么盛鸣大气且细腻、浑厚又清新的山水画风形成自然也和他的成长学习经历以及性格养成密不可分。

盛鸣是在二环内成长起来的老北京，从小就受到底蕴深厚的京城文化熏陶。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自小时学画起就常去故宫对着古画真迹临摹，并在大写意花鸟画家邢

少臣的带领下，边临摹边对古代绘画理论与技法产生思考。这样的学习持续了很多年。同时，北京人讲规矩、讲礼仪、懂生活的生活态度，北京建筑大气中正、对称有序的风格特征，都对他画风中雄强、大气的一面形成极深的影响。

在转益名师、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盛鸣不断探索。其早些年山水画，很明显地看出对于李可染积墨与何海霞灵活把控大画面的学习，他用简单有力的线条勾勒出千山万水的雄伟与开阔，在浓淡氤氲中赋予山水以大气的品格。近年来他创作的山水扇面及小品对于淡墨细节的处理更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此时盛鸣的山水画笔墨虽仍走宽厚一路，但行笔之间挥洒自如，线条更具动感。这与他后期对于刘伯舒先生画面动感的把握能力和邢少臣写意感的持续学习有很大关系。

盛鸣重视传统，注重笔墨语言的锤炼，同时也坚持写生。他说：“画一段时间，我心里就

空了，就必须出去采风，画笔下才能有生气。”除了对景写生，他也以“游观”的方式去感受山河大地、民风人情。“画家通过毛笔使自己的情感流露在宣纸上并留下痕迹，这种痕迹是可以打动人的。”盛鸣说道。此与王维在《山水论》中提出的“凡画山水，意在笔先”是同一道理，也暗含了他对山水画“畅游”与“怡情”功能的深入理解。

作为21世纪众多中国现代山水画家中的一员，盛鸣是坚决站在传统之上探索创新的代表。他反对那些表现病态美或者是刻意画得过于唯美而脱离当下的做法，因为“病态美”并不是真正的美。除了画画，他还摄影，有一双敏于发现细节的眼睛；多年收藏古典家具，无形中提升了对于传统和美的品位。其作品的内敛厚重、平淡冲和皆是画家人性的展现。要逐步形成个人独特的艺术面貌，需要长期的积淀和磨练。在这一点上，盛鸣认为自己才刚刚迈出了第一步。